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资本逻辑与自然力

——基于马克思《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

孙要良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北京 100091)

摘　要: 自然力过好或者过差都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的条件下,优越的自然环境客观上有利于提高资本的生产率。借助于科学技术和机器体系,资本主义对自然力开启了大规模的应用和征服,生产、流通、消费都取得了比以前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人与自然界之间也出现了普遍物质变换和快速物质代谢,资源的节约、循环利用也逐渐成为可能。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带来了自然力的普遍异化:由于在世界市场条件下剩余价值实现序列的延长,资本家加大了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征服;雇佣工人保存和转移了资本家不变资本的价值,使资本家的财富免遭自然力的侵蚀;自然力虽然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是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相对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独享自然力占有权和受益权。

关键词: 资本逻辑;自然力;征服;异化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5-0046-10

马克思的《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自 20 个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陆续翻译、出版以来,学术界对《手稿》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回顾几十年的研究历程,问题域主要涉及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区分、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价格理论、绝对地租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但是,《手稿》还包含十分丰富的自然力思想,尤其生产发展与自然力、资本逻辑与自然力的关系等思想。遗憾的是,学术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学术界以往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时,更多是关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等传统文本,而对《手稿》关注较少。随着近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空前加大和中国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建构需要日益紧迫,《手稿》中丰富的自然力思想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自然力状况

自然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一国的生态、资源、环境过好或者过差,都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会诞生在自然力处于一般状况的地方。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十分有助于资本生产率的提高。

其一,自然力过好或者过差都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形成。

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有一些西方哲学家注意到地理环境、生态资源与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的关系。比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地理环境、自然气候对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我们看到热带民

收稿日期:2019-05-01

作者简介:孙要良,男,安徽阜阳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副教授。

族的怯葸常常使这些民族成为奴隶,而寒冷气候的民族的勇敢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我们不应感到惊讶,这是自然的原因所产生的后果。”①黑格尔也认为,绝对精神的历史运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有好些自然环境,必须永远排除在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历史的真正舞台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②可以说,他们对自然环境与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多是出于经验观察和类比推定,因此在本质上属于“环境决定论”“地理决定论”等历史唯心主义谱系。

与他们不同,马克思运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从工业发展、城市建设等社会实践以及资本增殖的原理机制去考察自然力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从而突破了“地理决定论”在自然环境与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之间试图建立简单直接联系的历史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气候的产物。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合适的诞生地来说,那里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既不能太好也不能太差。如果自然资源过于丰富、生态环境过于优越,人们就很容易获得生活资料,而不会为了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实现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而被迫为他人劳动,雇佣劳动制度就很难形成。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来说,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一无所有、到处寻找雇主的自由工人。如果人们只是满足于从自然界获得的各种直接产品,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产品总量就会十分有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很难形成。相反,在那些生态资源并不太好的地区,人们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克服各种自然和社会障碍,反而容易获得很多剩余产品,这对资本积累进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十分有利。马克思认为:“这种推动[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引者注]同土地的自然生产率成反比,[资本的积累——引者注]取决于行动的必要性,取决于必须克服的障碍。”③因此,生态环境过于良好、自然资源过于丰富,反而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这里,马克思通过引用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纳·福斯特的论述进一步说明了这点:“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生产出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物。”④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干脆直接指出:“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元化。”⑤

当然,如果自然资源过于贫乏、生态环境过于恶劣,同样也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如果土壤和气候过于恶劣,那结果就像它们过于肥沃的情况一样。”⑥这是因为,当自然环境状况很差时,自然的生产率就会很低,很难形成大量社会剩余产品,每个人都需要参加劳动才可以养活自己,任何人创造的社会财富也只够养活自己而无法养活别人,因此任何人都没机会去雇佣他人为自己劳动。在这种地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既缺乏雇佣工人又缺乏雇佣他人所需要的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很难建立。

其二,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利于资本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生产力发展不完全取决于自然生产率,但自然生产率却直接影响着生产力发展。在人类社会早期,社会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出现,最初就是以较高的自然生产率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有丰富的自然力作支持,一个社会无须再将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于再生产自己的劳动能力,除此之外还有自由时间。

---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73页。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6页。
④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47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475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建立的前提下,自然力的丰盈还是有利于资本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各国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时间,随着自然力的状况的变化,进而随着自然生产率的升高或降低而延长或变短,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数额也会变多或者变少。与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相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更短,劳动生产率更高,剩余价值的生产能力更强,“资本(或者借以榨取剩余劳动的任何一种生产关系)的生产效率比处于较为不利的自然条件下更高。”①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建立的条件之下,自然生产率的高低影响着资本生产率的高低,资本生产率的高低表现为自然生产率的高低,自然条件的差别必然导致资本生产率的差别。

从实际历史过程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形成的根本条件还是在于,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彻底分离,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只能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以谋取最基本生活资料。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不能把地理环境、生态资源的“影响论”变成“决定论”,不能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气候决定论”“生态决定论”“自然力决定论”的泥沼。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力的征服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自然力更多是顺应、服从关系,即使对自然力有所应用,也主要是在农业范围内,而且在十分有限的限度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后,人类对自然力更多是大规模的征服、利用关系,而且渗透到所有生产部门中:一切劳动产品和生产原料都成为商品,都要借助于市场流通,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出现了普遍的物质变换,自然界物质也开始加速代谢循环,科学技术和机器体系也被广泛用来利用和征服自然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快速流通,借助于大功率机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各种残渣余料也得到重复利用。

其一,科学技术、机器大工业为自然力的利用和节约提供了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在自然力面前力量十分有限,充其量不过是个助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在自然力面前开始变为主人。这种地位的转变主要借助于资产阶级对科学技术及其物化结晶成果的机器体系的应用。这是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和技术还是与直接劳动联系在一起,只是靠直觉或者经验掌握的,还未实现手脑分离,因此没有越出简单的制作方法。这种经验和技艺的积累是一点一滴地实现的,因此是非常缓慢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开始与直接的生产劳动相分离,成为一个精神生产部门,一个独立的也是最有价值的生产部门。与以往所有的生产方式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需要发展科学、利用科学,当然也更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繁荣。这是因为资本对提高相对剩余价值进而对发财致富具有无限追求。资本和资本家虽然不创造科学,但是为了征服自然力需要发展科学、利用科学、占有科学,科学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物质利益第一次被联系在一起,不再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兴趣。一旦与物质利益挂钩,科学的发展更是如虎添翼。“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②“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③同时,与以往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相比,资本主义也更能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物质手段和应用领域。“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④在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5—28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35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第 356—357 页。

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是自然力的应用和征服过程,三者是一致的。然而,科学技术毕竟是一种精神产品,它要应用于征服自然力就必须首先“物化”“结晶”为机器体系。机器之所以被大规模地应用于征服自然力,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科学技术的推动、促进直接相关。在科学技术和机器的协助下,自然力被真正并入资本之中,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要素,尤其是随着力学在 18 世纪臻于完善以及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在 19 世纪逐渐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开启了对自然力的大规模的应用和征服,自然力如风、河流、瀑布、蒸汽等开始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成为社会劳动力的重要因素。

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和机器大工业的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自然力的利用方面有时又变得十分节约。在机器化大生产方式建立之前,受生产部门种类数量和加工能力的限制,各生产部门产生的废渣和余料在数量上总体较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利用价值不大,无法再次变为自己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的生产资料,只能被当作废弃物扔掉。但是,自从机器化大生产方式建立之后,生产和生活中的废料、余料以空前的规模产生出来,已经形成规模效应,它们被重复利用的成本降低了。“大规模[生产]中的废料比小工业分散的废料更容易变成新产业的材料,结果生产费用也会减少。”①由于生产部门数量增多,它们的利用范围也逐渐扩大,各部门之间在废料、余料方面进行交换的可能性增加了。“因此,排泄物或者可以在同一生产领域中,或者可以在其他生产领域中又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生产。”②由于具备了大功率的自动机器,资本家也开始具备加工劣质生产材料的能力,而不像以前手工劳动时没有能力加工或者加工效果非常差。由于对它们以及劣质材料的加工能力大幅提升,它们被利用的可能性增大了。总之,由于这些因素,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当作无用的垃圾一扔了事。比如:以前,像破布等这种生产废品在小规模生产中是没有能力被再利用的,但如今在大规模化工厂中又成为工业生产原料;以前,打铁产生的铁屑在小规模生产的铁匠铺那里是无用的废料,但如今在大型冶金厂中又可以重新回炉冶炼成钢;以前,碎木屑在家具店中也是无用的垃圾,一烧了之,但如今又可以重新被加工成家具,等等。由此可见,马克思事实上已经早于西方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提出了资源的节约循环利用、将垃圾变废为宝、将自然力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学思想。

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普遍物质变换、物质代谢加速为自然力转移提供了生产条件。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科学技术和机器大规模地应用于征服自然力,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大量生产、大量流通、大量消费的生产方式,这就必然引起了自然过程和物质变换方式的巨大变化:以前不可能发生的变得可能,以前只是缓慢发生的变得迅速,以前只是在很少领域发生的变得普遍起来,以前只是在很小规模上发生的变得庞大起来。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化学科学的发展,这种变化无论是在无机界还是有机界都已经成为普遍事实。“随着化学的发展,人为地加速了商品从一种聚集状态到另一种聚集状态的转变,加速了它和其他物体的结合,例如染色;加速了它和其他物质的分离,例如漂白,——一句话,无论是同一些物质的形式(它们的聚集状态)[的变化],还是必然产生的物质变换,都人为地加速了;至于会给植物和动物提供较便宜的物质,即花费很少劳动时间的物质,以进行植物性的和有机的再生产,那就更不用说了。”③

物质变换的普遍和物质代谢的加速,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过程的加速、生产部门的增多。但是,它也改变了自然界物质的既有存在方式、原初状态、固定结构、空间位置,必然打乱自然界自产生以来就存在的物质循环模式和循环路线,这就为环境污染、物质代谢断裂、资源枯竭、生态危机创造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43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8 卷,第 14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63 页。

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在今天越来越成为普遍现实。

这点在农业生产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商品生产只是部分地支配农业领域。农民只是将剩余农产品投入到市场交换中去,而农业生产用的肥料、种子主要是依赖自己补偿,农民在生产过程中与外部世界发生的物质变换较少。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业领域向农业领域的扩张,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开始全部实现商品化。而且,越是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农业,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就越是需要借助于商品交换来获得。不仅农产品是为市场生产,而且农业生产资料、肥料和种子也要从市场来购置和补充。“随着人们认识到更换种子的重要性,连种子交易也越来越重要了。”①不仅是农作物种子,各种农业肥料也需要通过市场交换。“肥料等等,牲畜等等都要经受物质交换过程,而不像从前那样只限于使用自己的堆肥。”②不仅像骨粉、碳酸钾这样的人工肥料变为商品,而且像普通的人类和牲畜的粪便等自然肥料也需要通过商品交换才可以获得。总之,“农业越是发达,它的一切要素也就越是不仅形式上,而且实际上作为商品加入农业,也就是说,这些要素来自外部,是另外一些生产者的产品(种子、肥料、牲畜、动物饲料等)”③。与以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相比,农产品和农业生产原料的商品化,在马克思看来,这表征的不仅仅是生产手段、生产过程、生产工具等形式性变化,“这也不单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形式上的差别”,④更深层次的是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的根本转变——由小生产方式的自耕农向资本化、企业化的大农业过渡。

其三,社会再生产规模扩大、商品流通加速与物资储备数量减少为自然力的大规模利用提供了市场条件。

借助于分工协作、科学技术、机器体系,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各种商品如魔法般从工厂中被大规模生产出来,涌向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然而,“大量生产”意味着必须有“快速生产”来支撑,只有“速度”才可以保证“大量”。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所以是“大量的”和“快速的”的生产模式,这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科学技术和机器体系提高了生产效率,每个生产阶段的必要劳动时间被大幅缩短;其次,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相互联合或者不同的生产部门被合并为一个大的生产中心,一个生产阶段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的间歇时间、停留时间被大幅缩减;最后,资本家是按照自身资本数额所允许的可能规模来进行生产的,不再需要等待市场需求或根据订货进行生产,因此不会发生经常性的生产中断。总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不仅进行得很快,使得商品很快就获得适合于流通的形式,而且是不断地进行。生产在这里仅仅表现为不断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大量的生产”⑤。

生产方式决定消费方式,大量生产、快速生产必然要求大量消费、快速消费。唯有如此,才可以实现商品中的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新增的剩余价值,否则就会影响再生产过程的连续进行。人们不仅大量、快速消费那些受化学、生物、物理性质制约的各种使用价值,而且也大量、快速消费那些不受这些性质制约的使用价值,如铁路、房屋等不动产借助于股票和期权等金融工具也开始在商品市场上广泛、快速流通。总之,商品消费与商品生产在时间间隔上越来越接近,商品消费越来越受制于现在劳动、并存劳动而不是过去劳动。由此可见,大量消费、快速消费只不过是再生产规模扩大和再生产速度加速的另一种表现。

大量生产、快速生产,大量消费、快速消费,尤其随着先进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出现,比如火车、轮船、电报,使工业资本家仓库或者商业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267—26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53—5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19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264 页。

家的货栈中的商品储备量大为减少。相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是手工劳动,生产效率不高,生产规模很小,交通工具很不发达,再生产速度很慢,而且是根据订货生产,生产过程总会发生偶然中断,这就决定了工业家或商人的仓库货栈时刻都需要大量物资储备,以应对不时之需。当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个别时候也会出现商品充满货栈这个蓄水池的现象,但这只是由于暂时的市场投机行为导致的,改变不了商品快速流通和储备减少这个趋势。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力的普遍异化

借助于科学技术、机器体系,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大了对自然力的利用和征服,造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和物质代谢的加速,另一方面也造成自然力被过度使用而处于“被剥削”状态,再也无法实现自我恢复,同时对自然力的使用权和受益权也被资本家垄断,自然力成为与工人相异化、相敌对的一个新的因素。

其一,资本家享有自然力的独占权和受益权。

从自然法角度来说,自然力是大自然和社会发展赋予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共同力量,每个人都有享有和利用的平等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自然力来发展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方面,借助于科学技术和机器体系,自然力被大规模地用于生产过程,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整体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自然力开始服从、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逻辑,与工人阶级相异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自然力的大规模占有和应用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借助于大量不变资本尤其是固定资本,比如机器、厂房,只有借助于科学技术和机器体系才可以占有自然力。但是,机器、厂房代表的是不变资本,是过去劳动,而且只有资本家才拥有机器、厂房。因此,也只有资本家才在实际上有权占有、利用自然力,工人并没有这个权利。可见,在自然力占有和利用方面,工人与资本家并不是平等的。自然力借助于不变资本被并入生产过程,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工人生活资料价值,提高了相对剩余价值。因此,自然力成为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新工具。自然力的大规模被征服和利用,极大地增加和扩张了资本家的权力和财富,削弱了工人阶级反抗的力量。自然力的生产力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资本家的生产力。

法国社会批判家兰盖(1736—1794)也论述过自然力与人的异化。他在自己 1767 年伦敦版的《民法论》一书中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占有了一切生产条件,工人贫穷得一无所有,导致了生产条件与工人劳动相异化。而在各种生产条件的异化中,最直接的就是自然要素与工人劳动相异化。“在我们的各个文明国家里,一切自然要素都成了奴隶。”①雇佣工人要取得基本的生活资料,就必须借助于自然力为资本家进行繁重的劳动。“这样,整个被俘虏的自然,就不再向自己的儿女提供容易得到的维持生命的源泉了。自然的恩赐必须以辛苦的努力为代价,自然的赐予必须以顽强的劳动来取得。”②这些论述,成为马克思关于自然力异化批判的宝贵思想资源,值得当今学术界重视。

因此,资本家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大规模应用、征服自然力结果的主要受益者,而雇佣工人不仅没有受益,反而利益受损。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对无产阶级来说,自然力表现为一种与自身相异化的力量。当然,土地所有者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大规模占有、利用自然力过程的受益者。但是,他们与资本家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差别的,资本家是自然力的主要占有者和受益者,是当事人和承担者,是蛋糕的“分配者”,而土地所有者总是通过从资本家手中夺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来分享自然力大规模利用带来的好处。因此,资本家特别想“废除”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

其二,资产阶级普遍的发财致富欲导致各种使用价值交换序列无限延长。

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

---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1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418 页。

提,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在世界市场条件下,个人劳动越来越变成社会劳动,具体财富越来越变成抽象财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展开,国内市场越来越变成世界市场。这种转变也越来越扩大人们的消费对象、改变人们的需要结构、重塑人们的欲望系统,最终提高了人类对自然力的开发征服程度。

这是因为,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虽然不能增加一国财富总和,但是可以延长本国商品价值的实现序列,增加剩余价值的实现种类,而不只是局限于本国之内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如果只是局限于本国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数量和种类,那么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将十分有限,资本家进行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动机、欲望也将就此停止。“如果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只表现在国民的剩余产品中,那么,为了价值而增加价值,从而榨取剩余劳动,就会受到[国民]劳动的价值借以表现的使用价值的局限性或狭隘范围的限制。”①借助于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资本家可以为世界市场生产各种使用价值,并将它们带到世界市场上来销售,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延长价值和剩余价值在使用价值上的实现序列,突破国内市场为价值实现和各种享受设置的自然限制。而且,也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中,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才真正被彰显出来,资本家才专心致力于发财致富,开启了对自然的肆无忌惮的剥削和消耗。

其三,工人阶级在劳动过程中无偿地为资本家保存了他们不变资本的价值。

劳动保存物化劳动价值的自然力,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中,表现为雇佣工人的雇佣劳动为资本家保存、转移不变资本价值的自然力。在雇佣劳动关系中,雇佣劳动除了为自己创造劳动力价值和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之外,自身还具有一个特殊功能,那就是将资本家的不变资本价值保存下来并不断转移到新产品中。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中的固定资本是全部加入生产过程,但价值并不是一次转移到商品中去,而是根据一定的折旧年限逐年转移到商品中去。在劳动过程中,雇佣劳动不仅将不变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再现在商品中进而把这部分价值保存下来,而且还把加入生产过程中但尚未转移到商品中的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价值保存下来。但是,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仅仅是劳动力价值,不仅对工人的剩余劳动不支付任何等价物,而且对工人保存不变资本价值的自然力也不再另外支付任何等价物。也就是说,资本家只是向工人支付工资,而不支付任何不变资本价值的“保鲜费”“保值费”,“正像资本并不因工人会思考而付给他报酬一样”②。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具有保存不变资本价值的自然力的生产劳动,是实际的、直接的生产劳动,而不是一般性的辅助劳动。比如,在纺纱过程中,清洗机器、收拾厂房就没有保存不变资本价值的功能,因为它们仅仅属于一般性的、后勤性的维修工作。纺纱劳动之所以可以保存不变资本价值,这是因为纺纱机如果闲置不用就会自然损坏,而纺纱劳动可以保存纺纱机的价值。清理、维护劳动即使可以在物理上将纺纱机保存下来,但是纺纱机也会由于再生产过程更加容易而大幅跌价。如此一来,不变资本价值实际上并没有被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只能看作是资本家的损失。

只有在劳动过程中,资本才可以变成真正的资本,变为永久存在的、获得了生命的财富。在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期,雇佣劳动这种保存不变资本价值的自然力是不明显的,因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一直在进行,没有发生任何中断,不变资本的价值不断地被保存和转移,资本家的财富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但是,在经济危机时期,这种保存不变资本的价值的自然力就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是因为资本家的不变资本,由于长时间闲置不用就会在物质形态上遭受自然损坏或者在价值存在上遭受无形贬值。为了防止这个可怕的悲剧出现,资本家也会让机器每天工作几个小时,随时保持其机械功能。雇佣劳动这种保存资本家不变资本价值的特殊自然力,对资本家的意义十分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22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191 页。

大:防止了资本家财富和价值因生产停滞而贬值或者灭亡。因此,它是对资本家的使用价值的非耐久性的直接否定,使资本家的资本成为真正的资本,将自在存在的资本变成自为存在的资本。但是,这种自然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归资本家而不是归雇佣工人所有,成为与工人相异化的一个新规定。

其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力的大规模应用只会为资本家增加相对剩余价值。

在严肃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商品价值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坚持和完善了劳动价值论。自然力既不是积累劳动也不是活动劳动,因此本身没有任何价值。自然力虽然可以用来执行某些物理操作或者化学过程,使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实现某种目的,但它只是加入生产劳动过程,发挥生产性作用,而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也不为商品增加任何价值。既然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资本家为使用自然力就不需要向自然力支付任何报酬,最多只是支付为占有自然力所需要的相关不变资本或者可变资本。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力并不是用来为工人生产使用价值的,而是为资本家提高相对剩余价值服务,为资本家的资本增殖服务。在这个过程中,雇佣工人劳动力的价值越来越贬值,在与资本家的斗争中处于越来越弱势的地位。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解决李嘉图理论体系的第二个矛盾——剩余价值理论与平均利润理论的矛盾时,曾经多次批判了穆勒、麦克库洛赫等李嘉图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化地将土地的生产性作用、动物本能、物理操作、化学过程当作"劳动"的错误看法。马克思认为,这么做实际上抹杀了"资本"与"劳动"、"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原则性的、特征性的区别,使这些概念变得毫无意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力虽然可以进入生产劳动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但由于它增加了单位时间内的商品生产总量,这就降低了单个商品的价值量。只要这些商品表现为工人的日常生活资料,进入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那么劳动力价值就会贬值,因为再生产工人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工人生活资料价值降低了,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必然增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对剩余价值率将会不断提升,这在科学技术和机器体系被广泛应用于征服自然力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五,社会奢侈品需要的扩大导致资本家对自然的深度和无限开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对立中发展的,工人与资本家在需要、享受、欲望的满足上也是在对立中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垄断生产资料,工人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只能靠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命的再生产,为资本家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资本家总是力图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增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总量。因此,工人阶级的欲望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和繁殖需要,而资本家的欲望则既包括基本的生存需要也包括各种奢侈品需要。而且,工人越是局限于基本生存需要,资本家越是可以满足奢侈品需要。人的基本生活资料需要是有限的,很容易满足,但奢侈品需要是无限的、没有止境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消费的极其奢侈与工人消费的极其贫乏形成了鲜明对比,人类无止境的欲望是由资本家的欲望表现出来。而且,正是工人消费的极其贫乏才支撑了资本家消费的极其奢侈。

然而,奢侈品不是轻易通过劳动就可以获得的,而是来自自然界中的各种稀有物品或者不容易获得的自然物品,一旦被消耗就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恢复。奢侈品的获得,是随着资本家赚取的剩余价值的扩大而增长的。随着资本主义方式的发展,资本家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可以支配的工人的劳动越来越多,对资本和劳动的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使用方式也会越来越多,自然力也必然越来越被消耗和剥削。人的需要和欲望是无限的、无止境的,只要可以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资本的使用方式、投资对象、产品实现方式就是无限的,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界的利用和征服也是无限的。

其六,资本家为了实现土地经营利润的最大化,只会对土地自然肥力进行有限改良。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笼罩一切经济社会关系的"普照光",其他各种社会

关系都因它而“褪色”,被它所“照射”。土地、自然、人格、职业都褪去了各种宗法伦理和政治统治关系的光环,变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纯粹的商品要素,资本家开始按照自己意志来对它们进行改造,使它们服从、服务于资本增殖需要和资本扩张逻辑。正因如此,农业资本家不再持有像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将土地看作生命源泉的伦理态度、灵感源泉的美学态度。它们作为市场要素,其流动方式和应用方式,一切都要取决于它们是否被资本所需要以及被需要到何种程度。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土地作为一种自然要素,其使用权、价格都服从服务于资本逻辑。此时,土地只是一种具有纯粹的生产功能的市场要素,被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由农业资本家经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从工业扩张到农业,农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部门。土地所有权被资本化、商品化,成为资本化的地租。土地价格参照生息资本的增殖方式来进行自由买卖。农业资本家取代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土地所有者成为农业生产的当事人和承担者,土地所有者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无用的、多余的、寄生的“赘疣”。因此,工业资产阶级开始呼吁废除土地所有权或者将其收归国有,以便于使农业经营完全资本主义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仅土地的使用、价格服从于资本逻辑,土地肥力的改良可能和改良限度也服从于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是所有的荒地、滩地、林草地都随时可以开垦和耕种的,即使它们现在的土壤肥力和已耕地在未耕种前的肥力毫无二致,即使现在它们周围已经建设好了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即使现在借助于便宜的工业品可以随时将它们投入农业耕种。这是因为,它们要是被开垦,就必须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逻辑:为花费在土地改良上的货币资本家的货币支付普通利息,为农业资本家的生产资本支付平均利润。除此之外,还要为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哪怕是部分地租。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的肥力这种自然力不是随时可以占有的、利用的。能否占有、利用它们,要看它们能否为资本家带来利润,至少是平均利润。毕竟,在资本主义竞争条件下,获得平均利润是农业资本家与工业部门资本家的起码要求,农业资本家有权要求和工业资本家同样高的利润率。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土地肥力的改良限度也是服从于资本逻辑的。即使资本家投入一定资本开垦未耕地,暂时依靠土地肥力进行农业耕作,但是接下来他也不会按照自然物质的可能性对土地肥力进行无限改良。这是因为,农业资本家毕竟不是土地所有者,没有土地所有权,无法永久占有、耕种、经营土地。如果对土地肥力进行改良,经过若干年后,为土地带来的人工肥力,就会自然而然变成土地的自然肥力,或者说人工肥力与自然肥力水乳交融地融合一起,人工改良的痕迹消失得毫无踪影,貌似他对土地肥力未曾进行过任何改良。而此时与土地所有者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也已经到期,农业资本家又被迫离开土地。这样,土地所有者就无偿占有了农业资本家通过改良土地形成的人工肥力,于是可以在接下来新的土地租赁期内要求农业资本家向自己支付更多的级差地租。如此,土地所有者可以被看作是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力的改良总成果的无偿占有者,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盗取者。正因如此,农业资本家即使对土地的肥力进行改良,也是有时间限度的,这是因为自己为土地增加的人工肥力无法在租赁合同期限这个短时间内被消耗殆尽。在土地租赁合同快到期前几年时间,农业资本家不仅会停止对土地肥力进行任何改良,而且会尽最大可能将自己之前加进土地的人工肥力彻底消耗殆尽,甚至将土地原有的自然肥力也消耗殆尽,避免给土地所有者留下任何人工肥力。唯有如此,资本家才可以保证自己投入土地改良中的生产资本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防止自己资本为别人创造利润。

小　结

《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自然力异化的批判,是马克思对其早期异化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和突破。从异化的涵盖范围来说,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之前有关异化的文本中,只是提出了劳动异化、人的类本质异化、社会关系异化等异化形式,并未曾涉及自然力异化这一内容。可以说,《手稿》对自然力异化的研

究,扩大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涵盖范围。除此之外,马克思对自然力异化的批判,也深化了对早期提出的异化劳动的内在机理的研究。马克思之前在论述劳动过程与劳动者相异化时,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笼统和抽象的,但是《手稿》开始将机器大生产时代的异化劳动过程予以具体化:分工协作、科学技术、机械体系、工厂制度、自然力与劳动者相异化。除此之外,马克思对自然力的异化的批判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制定出来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在剩余价值学说已经形成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研究异化时还是从抽象的费尔巴哈人本学理论出发。

马克思关于自然力异化的批判,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必定会不断地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力,必然会导致自然资源处于快速消耗的状态和最终枯竭的结局,人类最终也会遭到自然界的无情报复。因此,为了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力,最终将自然从资本的强制下解放出来,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然后依靠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我们既需要利用资本开发自然力、发展生产力,也需要对于资本“剥削”自然力的贪婪性、野蛮性予以节制、限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Capital Logic and Natural Fo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on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 of 1861-1863*

Sun Yaoli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No matter whether natural force is too good or too bad, it is unfavorable to the formation of capitalism. Onc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was established, a superior natural environment was objectively beneficial to the increase of capital productivity. With the help of scientific technique and machine system, capitalism opened up a large-scale application and conquest of natural force with larger-scale and faster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There were also widespread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and rapid material metabol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were also becoming possible. However,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lso brought about general alienation of natural force. Due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sequence of surplus value realization under the world market conditions, capitalists sped up the development and conquest of nature. Hiring workers preserved and transferred the value of capitalists' constant capital value, so the capitalists' wealth could be protected from the erosion of natural force. Although natural force does not create value and surplus value, it can increa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relative surplus value. Under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capitalists have the exclusive possession and beneficiaries of natural force.

Key words: capital logic, natural force, conquest, alienation

(责任编辑 刘曙光)

人口问题前瞻研究

主持人语

本栏目旨在与时俱进、理性负责地探讨我国重大国情问题——人口问题。18 世纪法国社会学之父、思想家孔德曾经提出一个命题:“人口即命运”,可谓内涵深邃。可以认为,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口、乡土与文化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三要素。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的人口现象特别丰富多样,人口问题更是复杂有加,人口治理如何科学合理长期以来引人瞩目。种种迹象表明,当下中国的人口发展正处在历史性的重大转折期,中国人口该何去何从?

陈卫教授的论文《中国的二孩政策与生育率》聚焦了时下的热点话题:我国的低生育率到底有多低?他考察了近十年来我国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及特征,着重分析了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妇女二孩生育率的影响。研究发现,2016 年落地的全面二孩政策虽然显著提升了二孩生育率,但存在明显的短期效应。同时预警,我国正在进入一场婚姻革命,初婚率下降导致了初育率下降,因此需要把婚姻的保护和促进纳入政策和制度的考量,否则中国将很难避免陷入极低生育率的巨大风险。在近封闭人口的假定下,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无疑在很大程度取决于生育水平的适度和人口结构的均衡上。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如果说过低的生育率构成了新时期中国人口危机的“元问题”,那么我们也需要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和应对中国面临的人口大势、人口风险和人口问题。笔者在拙文《中国的人口危机与应对》中对我国的人口形势和危机形成了三个基本判断:即低生育常态化,人口优势在悄悄减弱,大国空巢或将老无所依。进而讨论了中国人口危机的应对问题,即须关注人口的内涵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在人文人口学的新视野里,打造和建设实力型、创新型、团结型、平衡型和自强型“五型中国人口”,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得益彰的人口优化发展目标。

在后计划生育时代,我们不仅要面临纷至沓来的人口风险,而且要面对生育率急速下降所伴生的社会代价问题。王景迁博士等合撰的《失独家庭社会救助现状与对策研究》一文聚焦日趋严峻的政策性失独问题,试图探寻新时期失独社会救助之出路。基于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Y 市的实地调研,该文认为失独问题是典型的计划生育政策后遗症问题,有其时代的特殊性。计生工作成绩突出地区往往也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典型化地区。作者建言失独问题要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进行统筹解决,涉及政策设计、社区资源整合、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介入等诸环节。同时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预警:做好失独救助工作的同时,还要提防群体风险演变为社会风险的可能,尤其警惕其政治化倾向。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人口问题的治理也理应遵循这样历久弥新的古训和逻辑。

——穆光宗